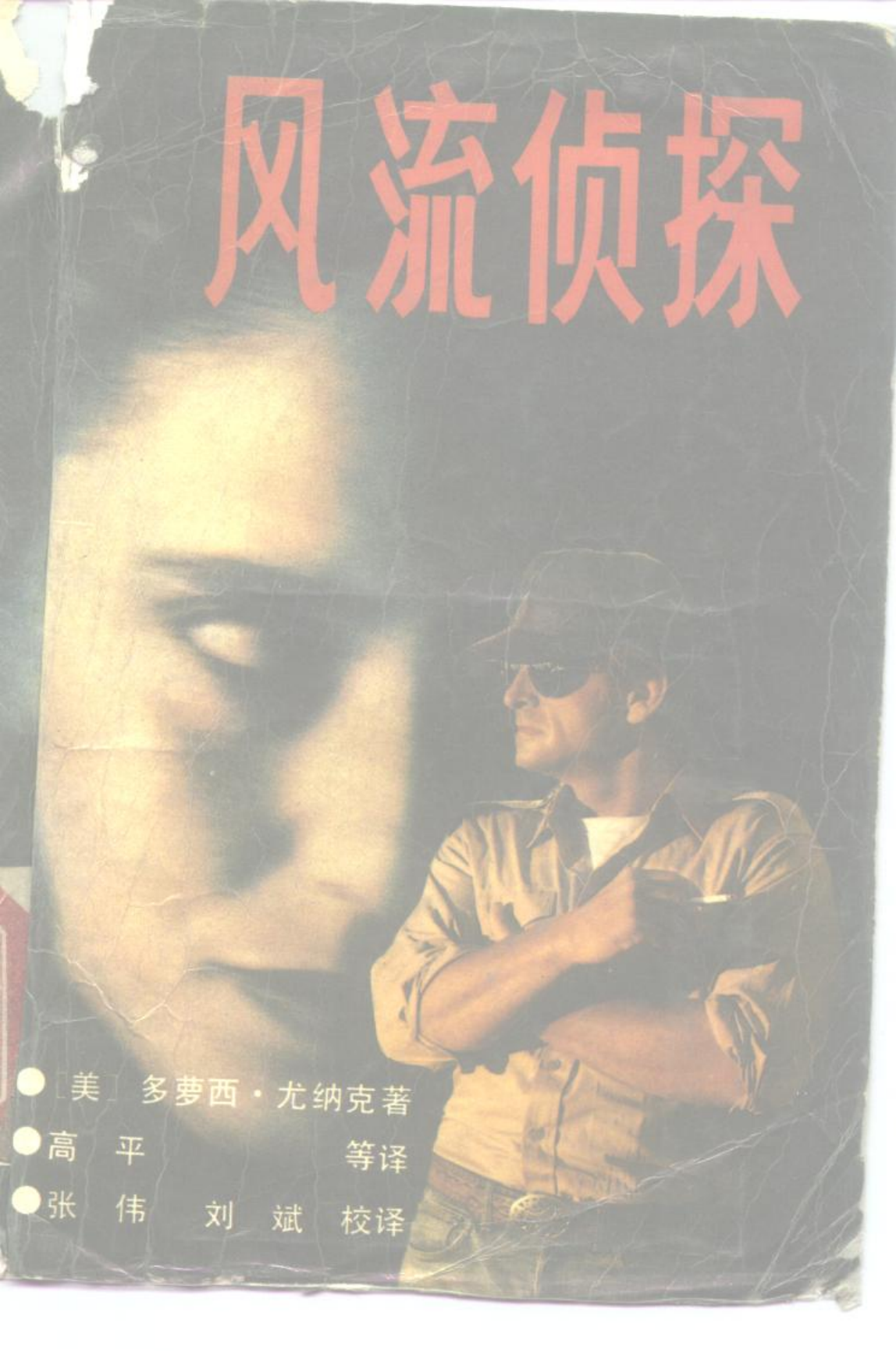


# 风流侦探



● [美] 多萝西·尤纳克 著  
● 高 平 等 译  
● 张 伟 刘 斌 校 译

# 风 流 侦 探

(美)多萝西·尤纳克 著

高 平 晓 明 译

郑 芳 学 东

张 伟 刘 斌 校译

沈 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封面设计 阎意春  
责任校对 李 信

## THE INVESTIGATION

Dorothy rhnak

POCKET, May, 1978

---

根据美国 POCKET 出版公司 1978 年 5 月版译出

### 风 流 侦 探

〔美〕多萝西·尤纳克

---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二段十九号)  
辽宁建平印刷厂书刊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255000  
印张 11 1/2 印数 1—100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556—0330—1/I·4 定价:2.95 元

## 内容提要

本书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多萝西·尤纳克根据自己切身经历而写下的一部犯罪体纪实小说。是继《教父》之后又一部风靡欧美大陆的成功之作。

基蒂是一个令人消魂夺魄的姑娘。她面容姣艳，体态诱人。然而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却使她步入黑社会的泥潭之中。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和那些恶魔保持性爱关系，并参与了他们的一些犯罪活动。正当她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惊恐忧虑之时，一个侦探在办案时撞入她的生活。两人一见钟情，互生爱意。侦探冒着生命危险力战群凶，在经过一系列的周密侦察后终于擒住真正的罪犯，把美丽多情的基蒂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纽约每日新闻》评论说：“这部小说会把你引入黑手党制造的黑暗阴沉的迷宫之中，会使你看到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如何沉湎于同性恋，会使你了解到犯罪和情欲带来的谋杀和自杀的真相，会使你认清基蒂·基勒，乔·皮特以及众多强盗、恶棍和政客的真实面目。

如果蒂姆·尼尔瑞那天早晨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准时到来，或是我没有来得那么早的话，情况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当然，只是可能。从某些方面来看，事情的结局往往取决于它的开始。比方说，那天早晨在107分区<sup>①</sup>有一组侦探在值班，那么电话就根本不会接到“区检察官调查支队”办公室。我们也就成了此案的旁观者，这个重担也就不会落在我们、特别是尼尔瑞的肩上。

但是事实是：尼尔瑞来晚了，而我又来早了，卡塔拉诺接了分区打来的关于基勒一家的孩子失踪的电话。其实就在那时，也完全可以把这事儿推给卡塔拉诺，可是我还是叠起我的报告，把它塞进外衣口袋，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同他一起前往芳草地。我之所以这样表示，一是出于我对卡塔拉诺这人的了解——在我负责进行尼尔瑞交待的专案调查之前，我曾同他共事过十个月；二是因为我感到卡塔拉诺接电话时的态度不对头，他装出漫不经心和无动于衷的样子。也许是由于一种感觉——一种干了廿年这种工作后谁都会产生的感觉，我才表示要同他一起前往。

基勒一家住的是标准的芳草地公寓大楼的房间：一个起居室套间，里面放着一张沙发和两把与之相称的椅子，两张形

---

①划分的警察管辖区

状相同的茶几上各立着一盏形状相同的灯，此外还摆着一张放鸡尾酒的桌子，这些你都会想象得出。然而，基勒夫妇的外表，至少是基蒂·基勒的外表，则是你所想不到的。

她很年轻，虽然不象我刚一看见她时所认为的那样年轻，但是与她的丈夫相比，她简直是个孩子，一个很漂亮的孩子。她非常懂得如何使她的面貌中最动人的部分显得突出。她有着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使眼睛显得朦朦胧胧的。除了淡淡的一点口红使嘴唇显得丰润外，在她脸上，再没有人工的痕迹了。她用力吸烟时，腮边会露出一对酒窝，在她把烟吐出后，双唇微绽，露出一排雪白的、亮晶晶的牙齿。她穿着一套毛织的蓝色紧身运动服，显露出诱人的体态。

她细长的手指不停地摆动着，一串银色指环与青绿色银镯相配得恰到好处。她时不时地用手指梳理头发，手镯在腕部上下滑动，发出悦耳的声音。她很清楚，她的头发也是非常美的。的确，她的头发象金色的瀑布般泻在肩上，又象精美的金色透明的帷幔般笼着她那美丽的面庞。

然而她的声音却粗哑难听，完全破坏了她面貌给人留下的美好形象。她的舌头在嘴里的一侧转动了一会儿，然后她摇摇头，双臂交叉在胸前说：“这太可怕了，乔治。这实在太可怕了。我希望他们向你发出传票之类的东西，乔治。”她侧身倒在一把椅子上，两条腿在一只手臂上面自由地摆动着。她看了看卡塔拉诺，又看了看我，然后对着卡塔拉诺说：“我说，谎……你们怎么说？谎报情况？谎报情况难道不是违法的吗？”

“你听我说，”卡塔拉诺象是这个家庭的密友那样，用同情的声调说：“我们从头谈起不好吗？”

乔治·基勒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但他的思维混乱

得要命。

萨姆举起一只手，但不是想阻止他，而是要使他平静下来，从容不迫地讲述。“我说，基勒先生，我们还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请慢慢地讲，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帮助你们。请坐下，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对吗？”他柔和的声调使基勒感到安静。他点了点头，顺从地坐下来。卡塔拉诺又转向那位女人；基勒夫人，你谈谈好吗？”他的声调很亲昵。

“好，我讲，乔治想对我耍花招。”她两眼盯着卡塔拉诺，说得很快：“今天早上我醒来后，走进两个男孩的卧室，发现他们不见了。我给乔治打电话，叫他把孩子带回来并且1…”

“你说给乔治打电话是什么意思？”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在那里咬她的大拇指甲。

乔治·基勒前俯着身子，替她回答说：“是这样，这两天晚上我没有在家。”他怯怯地瞥了他的妻子一眼，但她正盯着卡塔拉诺，看着他的反应。“是这样，我在丽日开了一个小酒吧间，我在那里有一个小套间，有时我就住在那边，这两天晚上我睡在那里。”

“明白了。基勒夫人，你什么时间发现孩子不见了？”

她又一次缓缓地移动着目光，先看着卡塔拉诺，然后转向她的丈夫，最后落到我的身上。她一边摆动着大腿，一边用力按摩着她的后颈，我知道她正在盘算着是否回答我的问题。

她拿起一支烟，卡塔拉诺立即掏出打火机，凑近她为她点火，并在她把第一口烟向他吐出时，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这是卡塔拉诺的拿手好戏。他对任何与他接触的女性都使用这套把戏，听说有时很成功。

“大约在7点半的时候我给乔治打的电话，”她对卡塔拉诺说。“叫他把孩子带回来，可他一个人回来了。他把手放在

圣经上发誓说孩子不在那里，他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这时，乔治·基勒又重复一遍说：“孩子不在我那儿，基蒂。我向上帝起誓，孩子不在我这里。”从我们到这里，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四遍了。

他的妻子眨了眨眼睛，但没有说话。我们没有必要听他们的争论。等我们走了他们尽可以争论一整天。我向卡塔拉诺做了一个暗示，他立即会意。他这个人的突出优点就是机敏灵活，反应迅速。他轻松自如地和这位丢失孩子的漂亮母亲坐在长沙发上。我则用力但却是友好地抓住乔治·基勒的手臂，建议我们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

我们沿着芳草地大楼周围的场地漫步。

这个建筑物占地面积很大，结构复杂，是一座花园公寓。其设计方式符合昆兹<sup>①</sup>所具有的那种半郊区特征。这个地区犯罪率较低，居民大都是二次大战后从布隆克斯<sup>②</sup>和布鲁克林<sup>③</sup>移居来的中产阶级白人。建筑物的周围是宽阔的草坪和枝叶茂密的大树。还有专供居民使用的宽敞的停车场。107分区内的街道十分安静，一家一户的住宅，遍布街道两旁，里面住着靠辛勤工作负担一家人生活的诚实的人们。

我们信步走着，谁也不说话。就这样走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乔治呼吸有些困难，他吸气和呼气时总要先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个喷雾器，向我表示歉意，似乎他要干得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事。他把药物喷进嘴里，用力呼吸着。虽然看上去他的气喘并未有所减轻，但他自己却说他觉得好多了。我们谈了谈气喘病

---

①是纽约市的一个区，在长岛以西。

②③：亦是纽约市的区。

和过敏症，以及这些疾病的疗法。这时他的紧张情绪松弛了一些。

乔治·基勒大约有五十岁左右，保养得很不好，身体肥胖、发疏顶秃，衣着邋遢。他对自己的这些缺点也很清楚。他比他的妻子大二十多岁，要使自己配得上基蒂那样的二十六、七岁的美丽妻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必是他为了做到这一点已经吃了不少苦头。

“你告诉我，乔治，”我以我们这一行所特有的那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态度说。这时我想起这家伙连我的名字还不知道呢。于是我伸出手说：“我叫乔，乔·彼得。和你夫人在一起那个叫萨姆·卡塔拉诺。”他点了点头。“告诉我，乔治，你的妻子为什么会肯定孩子在你那里？”

他摇了摇头说：“我向上帝发誓，孩子不在我这里，这次不在。”

这一次，他除了重复过去说的那句话外，又加了四个字。在这之前我的心窝里好象一直堵着什么东西，它就象一个握紧的小拳头，准备呼呼敲打我的十二指肠溃疡。在听他说出这四个字后，这个小拳头开始松开了。原来他以前确实把孩子带走过。你永远无法料到，一场家庭纠纷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

乔治开始详细讲述去年11月，即五个多月前发生的一件事。他的讲述就象他这个人似的杂乱不堪，有时倒述，有时接着往下讲，有时停下来补充细节。我把他讲的情节拼凑一起，得出如下情况：他的妻子基蒂是北大街新世界矿泉疗养地的副经理。这个疗养地是经过政府特别批准开设的，离拿骚郡边界不远。去年11月，基蒂要去巴哈马群岛庆祝该岛的矿泉疗养地成立周年。因为一时找不到平日为她照看孩子的那个

女人，她便不顾基勒的反对，把孩子交给一个她毫不了解的苏格兰姑娘看管。

“我一看这个姑娘就知道她是哪号人。”乔治向我眨了眨眼，然后直率地说，“她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那类姑娘，你明白吗？”我每天都去查看孩子的情况。我虽然住在那边，但是总觉得这个姑娘不对头。”

他的感觉是正确的，那个星期六晚上他在酒吧间呆得很晚，第二天清晨很早就醒了。于是他回家查看儿子们的情况。那天早晨寒风刺骨，漫天大雪。当乔治把车开进他的狭窄的停车位置时，还不到八点钟。他看见他的两个孩子在游戏场上玩耍。他们身上穿着晨衣和睡衣，光脚穿着长统橡胶靴，正在堆雪人。一个刚刚三岁、另一个还不到六岁。

“我的大孩子特里告诉我，帕蒂——就是那个苏格兰姑娘——在睡觉，她的床上有个男人。”

乔治把两个孩子塞进汽车，驶到酒吧间，让他们在他的套间里住了两天。那个照看孩子的姑娘从未给他打过电话问问孩子是否在他那里。大概她吓坏了，乔治说。三天后基蒂回来了。她发现这个姑娘坐在那里一面看电视一面啃她的指甲。她告诉基蒂从星期六晚上以后，她就没见到孩子，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基蒂打电话问我，我告诉她：‘不在我这里，我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就这样，我使得她非常焦急。”

他的声音带有歉意，似乎觉得不该让她焦急。不论什么事，只要涉及到他的妻子，他总是表示歉意。

“这次是因为什么，乔治？这几天你为什么又住在酒吧那边？”

乔治说，基蒂打算去菲尼克斯<sup>①</sup>，协助那里再开办一个新世纪矿泉疗养地。平日照看孩子的那位斯拉文伯格夫人因病住了院，而基蒂又找不到别的人代替，于是她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去，可是乔治不同意，他们便争吵起来。乔治离开了家，准备等基蒂冷静后再回来，后来年幼的那个孩子乔奇病倒了。“昨天下午我和基蒂通过电话。她说等医生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孩子得的是什么病。看上去好像是麻疹。昨天夜里十一点廿分，基蒂给我打了电话，并且……”

“医生这么晚才来？”

“噢，不，不是这样，只不过是……”

乔治脸有点红，每当他说出任何基蒂对他做的事时，他总是露出一一种既表示歉意又表示认可的神情。见鬼，他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是他应得的那点东西，不是吗？

“是这样，我想她大概是在生我的气，所以医生走后没有立即给我打电话。好象是故意要让我等待，你明白吗？”

“我知道，如果我问乔治是否是他把麻疹传染给孩子的，他大概会这样回答我：如果基蒂这样说，那就是我传染的。”

“好吧，这么说，你昨天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同她通话了？”

“没有，没有，那时候我正同我雇来的那些爱尔兰民间歌手发生纠葛，无法去接电话，这些歌手每星期三和周末来酒吧间演唱，他们这次大吵大闹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休息。按规定，十一点一刻到十一点半是他们的休息时间，可是到了十一点一刻他们当中的一名歌手为一位常客开始演唱一支他的家乡歌曲，其他的人非常恼火，大声喊叫，指责他破坏规定。这时已经是十一点二十分，正是他们应该休息的时间，一直休息

---

<sup>①</sup>美国城市名

到十一点半。”乔治·基勒耸了耸肩，显然，他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

“因此你知道基蒂给你打电话的时间是十一点廿分，对吗？好吧，你是什么时候同她通话的？”

可怜的乔治（我开始觉得他很可怜而愿意这样称他）从十一点廿五分开始拨家里的电话，可一直拨到今晨两点多也没有拨通。显然基蒂把听筒从叉簧上拿下来了。

“这么说，在今天早上以前你一直没有和她通话？她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七点半左右？”

“是的。我睡的很死，可是我一听见电话便立即醒了过来，非常清醒，就象现在这样！”他啪地一声捻了一下手指，“我一听见电话响，我立即说：噢，孩子，基蒂。”

实际上，他这话是在听了基蒂在电话中告诉他孩子不见了并叫他赶快把孩子带回来之后说的。

“我告诉她孩子不在我这里。于是我穿上衣服，立即回到这里。我到游戏场和所有他们可能去的地方寻找，都没有找到，这才给你们打电话。”

乔治·基勒把手向上一伸，两道浓眉下垂，紧贴在两只浅灰色眼睛上面。他咬着下唇，等待着我告诉他该怎么办。我靠在椅背上，作出不慌不忙的样子，以便让乔治明白，所有这些情况在我看来都很平常。

“我说，乔治，这样办。我们到你的酒吧去，把孩子带回家，一切就此结束，怎么样？我们意思是说，在我看来，这件事不需要找警察。我们把孩子带回来，然后你和你的妻子两人协商解决，我们不参与。你觉得这个办法怎样？乔治？”

乔治·基勒站起身来，不知所措地摇着头，环视四周，然后俯身看看我的脸。他的声音粗厉、沙哑，好象咽喉肿痛似

的，但真正使我明白他的意思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的眼神。

“我的上帝，你难道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孩子不在我这里，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儿，他们是两个很小的孩子，而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乔治·基勒的所有表现使我深信，他真的很痛苦。至于造成他如此痛苦的根本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他的内心确实是极度不安。

“我说，乔治，也许是基蒂把孩子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不是说她先是和你怄气，而且后来你又没接她的电话。也许她把孩子打扮收拾后带到朋友家去，故意让你焦急？”他的面部这次没有露出那种和蔼的表示同意的神情。他很以为然地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很肯定地说：“基蒂是不会要这种花招的。”

我相信他的话，于是我建议回到他的家里。

我们走进起居室。卡塔拉诺正俯身把他的咖啡杯子放在那张摆鸡尾酒的桌子上。他轻松自如，无拘无束，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同基蒂·基勒说话时，就象一个久已和她熟识的老朋友那样。这是卡塔拉诺的特长——自来熟。

基蒂一见她丈夫，第一句话是：“喂，乔治，你要完花招了吧？现在准备把孩子送回家来吗？”

萨姆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按了一下，叫她不要说下去，同时向她眨了眨眼，表示这件事交给他办。他把基蒂向他讲的情况诉了我：医生是昨天晚上七点左右来的，七点半左右离去，诊断结果是麻疹。患病的弟弟上床睡觉，哥哥特里同妈妈一起吃晚饭，饭后看电视，一直到十点左右才上床。

“夜里两个孩子有没有再起来过？”

基蒂·基勒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她的大姆指指甲轻轻敲打她的门牙，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过了一会儿，她把大姆指从嘴边移开说：“乔治是否告诉了你他以前做过的事儿？他是否告诉了你上次他把孩子带走让我焦急？”

“是的，他告诉了我。他还告诉我，昨天晚上他没有把孩子带走。”

“你相信他的话？”他轻蔑地把丰润的嘴唇向下撇着，又摇晃着头。柔密的长发在她的肩膀上转动着，发出轻微的唰唰声。“你知道上次他干的事，还相信他的话？”

“是的。那是上次。”

她的头停止了晃动，仰靠在椅背上，伸手拿起一个松松的枕头，抱在怀里。她一直在咬下唇。

“好吧。”她准备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作为对我的优待。“当特里上床时，乔奇醒了。他的热度又在升高，我给他吃了一片婴儿服用的阿司匹林，用酒精给他擦身，然后把他带到浴室。”她站起身来，走到屋子那头的窗前站住，然后象一个舞蹈演员那样，轻盈地转过身子。“这些情况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孩子在乔治那里。”

她这番怀有敌意的话究竟是直接针对我呢？还是说他丈夫？她似乎已经划分好了双方阵线。

她瞪着我，我也毫不示弱。我对乔治说：“乔治，你讲讲，孩子是不是在你那里？”

基勒走到妻子的面前，伸手抓住她的肩膀，“我向上帝发誓，不在。基蒂，孩子不在我这里，上帝可以作证。”

她把乔治推开，双臂抱在胸前，仰头望着天花板，用一声长叹来抒发心中的烦躁。

看来基蒂对付乔治颇有经验，真见鬼。我“啪”的一声把

笔记本合上，放在口袋里。“夫人，如果你觉得我们调查这桩事使你厌烦，我可以不管，他们是你的孩子。”

乔治突然惊慌失措，气喘吁吁，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的妻子。但是基蒂却泰然自若地说：“我没有请你来。”

卡塔拉诺一跃而起：“嗨，基蒂，我们是想帮助你们。”然后，象一个公正的裁判似地说，“她只是有些心烦意乱，乔。”

他非常关心她，轻声细语地哄着她，安慰她，请她“容忍”我这个讨厌的人。她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面，啃着小指问道：“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

“昨天晚上你最后看见你的儿子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看见他们的？”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特里半夜起来喝水，他手里的塑料水杯掉在地上，把乔奇吵醒了，于是我把乔奇带到浴室，给他换衣服和被单，因为他全身都让汗湿透了。我吃了两片安眠药，洗了淋浴，然后上床睡觉。”

“那个东西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基蒂。”乔治向她说。她没有理睬。

“那是什么时候？”

“什么是什么时候？”

卡塔拉诺替我解释：“基蒂，昨天晚上你最后看见孩子是什么时候？”

她仔细端详着她的小指，又啃了一下，“一点钟，特里就是那时候起来的，是一点钟左右。我吃安眠药，洗淋浴和上床睡觉，大约是一点半左右。”

“一点半以后到今天早晨，你是否见到过你的儿子？”

她把肩上的一些头发擦到背后，“没有。”

“从你上床睡觉到你今天早上醒来这段时间里，你是否听

到家里有什么、有任何什么异常的声音？”

她对卡塔拉诺微笑着，用带有嘉许的口吻说：“这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萨姆。”然后板着脸对我说：“没有，什么也没听见。没有任何声音。”

“昨天晚上你是否曾经外出、把你的儿子单独留在家里？”

“没有。”

“就你所知，昨天晚上是否有什么人，不管什么人，进入你家？”

她闭上眼睛，用食指轻轻敲着她的太阳穴。然后突然睁开眼睛说：“有，医生来过。”

卡塔拉诺柔声地说：“不，基蒂。乔的意思是说除了医生之外有没有什么人来你家。”

“噢，乔是这个意思？”

这位年轻母亲的样子真是太诱人了，我拿出笔记本，不再抬头看她。“请你描述一下两个孩子的特征，基勒夫人，从那个大孩子特里说起。”

根据她的描述，这两个男孩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个三岁半，一个六岁。就他们的年龄来讲，个子都比较高；金发，但颜色很浅，蓝眼睛，皮肤白皙；两人都穿着衣裤分开的棉织睡衣。特里的睡衣上面有一些黄色的微笑的圆脸图案。乔奇的睡衣上身前面的上部有一个大黄鸭子头部图案，背面下部有一个大黄鸭子全身图案，裤子上则有一些小黄鸭子图案。乔奇的脸上和全身都是麻疹红斑。

“他们是否有什么衣服不见了，基勒夫人？”

“不知道。我没查看。”

“那请你现在就查看一下。”

她显然把我的话看成是对她提出的又一挑战。她思索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当然可以。”

她查看了四、五分钟。什么衣服也没有少。在我的要求下，她拿出一张两个孩子在照相馆拍的长八吋宽十吋的照片。他们长得很象母亲，柔和的笑脸上露出白嫩的小牙。

电话响了。乔治·基勒象触电似的跳起来。他一把抓起话筒听着，然后说：“彼得探长，找你的。”

“我到厨房去接。”

厨房墙上装有一个黄色电话，那里比较清静。基勒听到我在厨房的声音后，立即挂上电话。

“乔？你那里说话方便吗？”

我离开时曾经把基勒家的电话号码放在蒂姆·尼尔瑞的办公桌上，所以他知道这里的电话。他大概要问我，人家是家庭纠纷，我跑去掺和什么。其实，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出什么事了，蒂姆？”

他的声音显得呆板乏味，毫无感情色彩。每当他转告我他掌握的那类事实情况时，总是使用这种官腔调子。

“乔，在派克街刚刚发现两具尸体，那条街和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只相隔六条街。我现在把两名死者的特征念给你听。我没有到过现场，所念特征是根据分区送来的材料。死者都是男性，白种人。一名大约三到四岁，显然是被扼死的，另一名大约五到六岁，头盖骨右侧底部有一处枪伤，显然是被手枪击毙的，手枪的口径尚未确定。两名死者都是金发蓝眼，都穿着棉织的黄白色睡衣。”

“一个孩子的睡衣上有一些黄色的微笑的圆脸图案，另一个孩子的睡衣上有黄色鸭子头部图案。”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喉咙哽咽，我用力想把喉咙中的硬块咽下，控制住自己。